



江南警官

吕许松 著

群众出版社

一群江南警官誓言无悔的传奇人生
一家豪华集团欺世盗名的沉沦之旅

江南警官

吕许松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警官/吕许松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5

ISBN 7-5014-3170-1

I. 江… II. 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5251 号

江南警官

吕许松 著

责任编辑: 张小红

美术编辑: 董 睿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14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170-1/I · 1344

定 价: 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1

野猫湾案件发生的那个日子，李牧一生都不会忘怀。

那天是星期六，李牧早早的起床，对金敏说要到“陈氏集团”去搞外来人口管理工作调研，金敏一听便不高兴，埋怨他当派出所长时没个白天黑夜，现在当办公室主任了怎么也没有休息日，让他带儿子去公园玩或者哪怕就在家陪陪儿子。李牧告诉她昨天就安排好了的不能不去，金敏疑了心，问他刚办完交接手续哪能就这样紧张，不让他出门，要他在家“尽父亲的责任”。李牧见她提“父亲的责任”，自知理亏，只好软着口气说自己刚到新岗位应该工作为重。金敏不认账，说不就是个破主任吗？要权没权、要钱没钱，犯得着这样忙碌吗？李牧听了心里也不高兴，说当主任怎么了？有人想当还没得当呢。金敏阴了脸说，那你就好好当你的主任，好好奔你的前程，别要这个家了，咱们离！李牧听到这个离字心里禁不住一颤，结婚五六年了，两人虽也常常吵嘴但这个字还是第一次说出口，便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坏兆头，听说有的夫妻就是因为常常把这离字挂在嘴边最后真的离了。金敏似乎也意识到言重了，所以虽然仍是喋喋不休地数落了他一

通，最后终究没有硬让他留在家里。

李牧开车上了路，感觉心里从未有过的别扭，自己对家庭对妻儿确实一直照顾很少，可那也是忙着工作身不由己啊，现在当警察的有几个不忙活？她怎么竟吐出了这个“离”呢？走到半路，那辆仅用一万多块钱买的、也不知道是二手三手或者四手五手的旧桑塔纳好像也有意和他闹别扭，抛锚了，半小时的路程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就这样，心情有点烦躁的李牧第一次走进了“陈氏集团”。

此后回首往事，李牧常想，如果自己不当办公室主任，如果没有野猫湾案件，如果没有“陈氏集团”，他的生活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变化。不过最后他也想明白了，只要身在公安，就算没有野猫湾案件和“陈氏集团”，那也会出现别的公司、别的案件或者别的事情，他的生活还是会改变，除非他不想拒绝堕落。

虽然“陈氏集团”的名声是真正的让人如雷贯耳，但让李牧感到好奇的是，昨天有两个人主动和他说起了它，话里还都透着那么一点神秘。

一个是新城派出所的所长王永民，李牧的警校同学，昨天没头没脑地问他什么时候去“陈氏集团”。前几天他调任新职时，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司马安给他布置了最近要办的两件事情，一件是准备接待公安部调研组到崇文市公安局调研，调研课题是“公安局长易地任职和公安局长任同级党委常委的利弊”，让他准备一份发言稿，另一件就是对“陈氏集团”的外来人口管理经验进行调研，确定是否在全市推广。司马安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就是要推广“陈氏集团”的经验，调研只不过是一个程序而已。局长有此指示，办公室主任当然应该马上抓落实，李牧有心前去先了解一些情况，但并未对谁说起过，便反问为什么要去“陈氏集团”。王永民不回答，只是说：“以后你会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李牧以为他听说了调研的事，也就一笑了之不以为意。

但当市委副书记孙志均忽然问他这几天是不是要到“陈氏集团”去时，李牧奇怪了。他不明白市委副书记为什么过问他这个小人物的行程安排，更不明白为什么他去“陈氏集团”会如此引人注目。孙志均也不正面回答他的疑问，只是看着他淡淡地说：“这个公司不简单哪，你要注意点。”李牧心里纳闷，自己跟“陈氏集团”能有什么关系、用得着注意什么吗？或者，孙志均的意思是不是让他注意“陈氏集团”的什么情况？孙志均是分管干部和政法的副书记，“陈氏集团”会不会涉嫌什么犯罪引起了他的关注？如果是这样，又为什么不交代该怎么“注意”、或者透露一点内情、给一点提示？

就像是有人事先策划过一样，快下班时，东白山派出所所长周大江打电话过来，邀请李牧“视察”派出所和“陈氏集团”，听口气，他似乎知道李牧要去调研的事。

好奇之余，李牧决定今天就来“陈氏集团”，见识一下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方土地！

李牧和周大江在东白山镇路口会合，直奔“陈氏集团”。不多时，前方赫然出现一道城墙，上面一座城楼，外观与天安门城楼几乎一模一样，城门高大，门前一根又粗又高的旗杆，顶上一面彩色大旗迎风招展，旗上“陈氏集团”四个金字在秋风中猎猎生辉。这就是曾经名动一时的陈氏城门和城楼，虽然规模与天安门相差甚远，却也足够雄伟壮观，让人见了肃然起敬。李牧却想，天安门可以说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之一，“陈氏集团”为什么要“克隆”这么敏感的建筑？难道他们不怕遭非议吗？

“请参谋长下车。”崇文市公安局的民警习惯叫办公室主任为“参谋长”。来到城门口，周大江停了车，过来将头探进车窗，低声解释说：“这里的规矩大概和中南海差不多，除了生产用车，

外来车辆都得停在城门外，只有上次冯副总理来视察时例外过一次。”稍停，又补了一句：“进出的货车实在太多。”

城门下，大大小小的货车川流不息，但李牧仍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禁止政府机关等办事车辆出入，一个企业怎敢有如此“规矩”？且说不方便，现在的人都习惯了以车代步，特别是方方面面肚圆肠肥的头头脑脑们似乎患上了走路恐惧症，这万一要是恼了哪方神圣，企业岂不是自找麻烦？

李牧依言下车，只见一个略施脂粉的中年妇女从城门下迎了上来，满脸笑容地说：“大江，你们来了，欢迎欢迎。”

“老板娘，你亲自迎接我们？这可怎么敢当！”周大江一脸惊喜，随即夸张地把李牧介绍给来人，“老板娘，我向你隆重介绍：崇文市公安局一号红人，办公室主任兼 110 指挥中心主任，省作家协会会员，李牧，我的警校同学。”又把来人介绍给李牧：“这位就是老板娘，你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也姓李。”

李牧听说是李芳，心里便有点意外。在有二百多万人口的崇文市，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市长、书记是谁，却很少会有人没听说过“陈氏集团”和陈天国、李芳夫妇。二十年前，陈天国夫妇借助一位定居美国的亲戚支持，从承包、收购一家面临破产的集体企业开始起家，至今已奇迹般地拥有数十家工厂和公司，“陈氏集团”成为全省数一数二的私营企业，陈天国夫妇也成一方富豪。李牧听统计局的同学说，去年，“陈氏集团”的基础产业——袜子和领带的产量分别达到全国产量的 40% 和 30% 以上，房地产开发等建筑产业也蒸蒸日上，上缴的税收超过了崇文市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有关“陈氏集团”的传闻数不胜数，最经典的是：去年，陈天国化六百多万买了一辆“劳斯莱斯”，开进公司时正值晚饭时分，一群外地民工捧着饭碗涌上来看新奇，拥挤之中有人失手打破了饭碗，碎瓷片在车头划了一条很细的痕

迹，公司保安把几个职工揍了一顿，陈天国也心疼地骂了两句，李芳听了就说：“老陈啊，不就是一辆车嘛？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把它给孩子们玩吧，我们再换辆新的。”于是过了几天，又一辆新的“劳斯莱斯”来了，“陈氏集团”成为全省唯一一家拥有两台极品车的企业。在李牧的印象中，人们多是说“陈氏集团”的人如何财大气粗、傲慢霸道，与眼前李芳的热情大相径庭。只听李芳说道：“辛苦了李主任，双休日还来指导工作，让我们怎么好意思？”

李牧客套说：“老板娘客气了，我是来学习的，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互相关照、互相关照，以后叫我大姐就行了，别像大江一口一个老板娘的叫，见外。”李芳握着李牧的手热情地摇晃，让他觉得她的热情有点虚假。

李芳的手有点粘，好像刚从厨房忙完活没洗过似的，李牧便说道：“那我就高攀叫您李大姐了，这城墙好气派！”说着把手一抬、往城墙一指，手便脱了出来。

周大江显然与李芳很熟，开玩笑说：“李主任好大的面子！老板娘亲自到城门口迎接，这待遇恐怕起码有厅局级了。”

“我不是有一长溜头衔吗？”李牧揶揄他说，“其实你还忘了一个，我还是家里的第三副家长。”

“那是做男人的美德。”李芳牵强地夸了一句，对周大江佯嗔道：“咱和李主任是本家，娘家兄弟第一次来，当然要好好款待了，你又眼红什么？你这么说是不是怪姐亏待你了？”转头对李牧说道：“这上面的城楼一直布置不好，李主任是有名的文化人，等会儿给我们指点指点。”

三人向城门走去。城门两边分立着的四名保安向他们举手敬礼，气势非凡。门洞左右各有一间屋子，门上挂着“保安值勤

室”的牌子，一男一女正走了出来。女的是集团公司的办公室主任陈薇薇，男的个子高大，穿着保安制服，周大江介绍说是保安部的部长，姓陈，大家都叫他“陈司令”。“陈司令”与李牧握了握手，说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等会儿再来陪李主任，说着就匆匆走了。

在城楼的楼梯口，李芳作势请李牧先行，李牧素来不拘小节，不假思索就迈步走了上去，一回头却见李芳眼中闪过一丝不悦，嘴角还抿了一下，心里便觉得有点可笑。

虽然对“陈氏集团”的规模早有耳闻，但是上了城楼之后，李牧还是感觉到了震惊。只见偌大的一片厂区内，像积木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幢幢或高或低的建筑物，大大小小的道路纵横交错，两边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就像一个小型城市。“城市”的中心部位是一个巨大的“环岛”，一团红花绿草之上分布着几幢别墅式的建筑，李牧猜想那可能是公司的核心所在。

“那是公司的总部，最高管理层办公区。”李牧正凝视那个环岛，陈薇薇适时为他释了疑。

李牧听她说话带着一些东北口音，就问道：“陈主任，您的老家是……”

陈薇薇浅笑说：“我是哈尔滨人，也是外来民工。”

李牧听她这样说便明白了她知道自己来“陈氏集团”的目的，就顺水推舟问道：“公司有多少外地来的民工？”

“一万一千多。主要来自安徽、河南、贵州、江西等省，安徽、河南的最多，都有三千多人。”陈薇薇说道，“这里的民工真是好福气，厂里什么都给安排好了，只要一心做工，吃的住的都不用操心，到了年底，厂里派车送回家过年，正月里再接回来上班，年中还可以带薪休假。”陈薇薇说得有点机械，好像背书一样。

“他们之间相处得怎么样？”李牧又问道。

李芳接过话头说：“相处得挺好。虽说也会有个口角什么的，总的来说还是很和睦的，公司保安有一百多人，派出所也很支持，用你们公安的话说就叫安居乐业。”

李牧不便多问，就参观起城楼来。城楼的精致可与任何一家建筑相媲美，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只是室内陈设混乱，足可装备一个小型乐队的钢琴、小提琴、萨克斯管、古筝等古今乐器随处摆放，与建筑风格颇为不融，墙上密密匝匝地挂着字画，就像办书画展一样。

城楼一角放着一台等离子电视机，陈天国的女儿陈飞燕正坐在沙发上看一部美国大片，见李牧他们进门，就冲李牧打了个响指，叫一声“参谋长好”，关了电视站起身来。

李牧知道陈飞燕是城关派出所的民警，就过去和她握手，一眼瞥见沙发上堆放着一叠VCD，最上面的一张竟是《我为卿狂》。他办过一个传播淫秽录像的案子，收缴的淫秽录像片中就有这一张，当即转头避开，看见墙上的一幅仕女图，过去细看了一会儿，说道：“这幅徐悲鸿很难得。”

李芳听见后说：“李主任到底是文化人，一看就知道真假，上次来了一个经济报的记者，说徐悲鸿只画水牛和风景画，不画女人的，说这画是假的，我正纳闷，我们家老陈花了不少钱才买了这张画呢。”

“我也不懂字画，印象当中记得徐悲鸿最早就是攻人物的，后来才擅画牛山水，他的仕女图现在流传好像不多了。”李牧说道：“画的真伪我不敢做结论，让癡佬鉴定一下就能确定。”这后面一句是对周大江说的。

李芳便问“癡佬”是谁。“癡佬”真名吴文光，中青年书画家，早年就以“江南怪才”之名在全国书画界颇有影响，曾是美

术学院的副教授，由于在学院受到压制和排挤，一怒之下辞职回崇文开了个画廊，因他言行豪放不羁，一头长发如蒿草一般，李牧他们几个熟悉的朋友都叫他癡佬，算是昵称。

李芳听了介绍说：“是不是那个不肯当政协副主席的吴疯子？听说这人有真本事，说不定什么时候机缘巧合就发达了，我最喜欢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了，你什么时候带来让我们认识认识？”

吴文光在国内外的名声日隆，崇文市委想请他出任市政协副主席，他却嗤之以鼻，请他的人连他的家门也没能进，成为全省文艺界的一段逸事。李牧听李芳叫他把吴文光“带”来，心里暗暗失笑，就敷衍说：“好吧，我看看他哪天有空。”

周大江在一边插话说：“大姐，我们不只叫吴文光是癡佬，也叫李主任是癡佬，不过叫得更亲热一些，叫阿癡。”李牧捶了他一拳，感觉有点不自在。

李牧在一套檀香木制作的茶座前坐下，拿起一个精致的紫砂壶揭开闻了闻，没闻到什么茶香，不禁有点失望，就走到窗前极目四望，只见远处大片黄灿灿的稻田，就像故乡一样，不禁一阵心旷神怡，由衷的赞叹说：“这边风景独好啊！”

陈飞燕又开了电视看那部美国大片，听到李牧感叹就说：“只有李主任这样的才子才会真正喜欢这里。我哥他们说只喜欢这里的一种感觉，跳舞时的感觉，在这里开舞会跳舞是真正的迎风起舞飘飘欲仙，泡妞的劲头特足，把老爸气得半死，说是糟蹋了琴棋书画。其实我爸又懂什么琴棋书画了？还不是附庸风雅？”

陈飞燕说话很快，李牧听她如此数落父亲和兄弟不禁哑然一笑。

“还要搞什么企业文化，”陈飞燕继续说：“搞企业就是搞企业嘛，装什么斯文？”

李芳看她一眼说：“飞燕你又编排你爸了！李主任都见

笑了。”

李牧自感失态，赶紧说：“不是不是，我是想起我儿子，这小子说话节奏也特别快，才学会说话时居然就说长大了要当总统，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听来的，你们说可笑不可笑？”

李芳说：“那也说不定，你看你三十来岁就当办公室主任了，前途无量，有怎样的爹就有怎样的儿子，你儿子将来说不定真有大出息。”又亲热地问儿子几岁了读书了没有，李牧一一作答，转头对陈飞燕说：“现代企业讲究企业文化，你爸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李芳笑了说：“李主任过奖了。”这时陈飞燕的手机响了，她接着电话下楼去了。

李牧细细品味着城楼上的字画和风景。不知什么时候陈薇薇沏了一壶茶，李牧品了一口，问道：“这是小红袍？”

陈薇薇惊喜地说：“你真行啊，一品就准！”

李牧一笑说：“碰巧吧，我常喝小红袍。”

正说着，只见门外进来一个姑娘，个子不高，二十三四岁年纪，穿着乳白色的运动服，一头短发，青春飒爽，手里拿着一个卷轴，落落大方地问李芳道：“你是李总吗？”

李芳问有什么事，姑娘说道：“我来送梅花图。”

李芳想了想问道：“是余铁心的梅花图吗？就挂这里吧。”用手往一处墙上一指。

那姑娘双眉微微一耸，张嘴想说什么，却又闭了口，手脚利索地把画挂好，转身就走了。

李牧上前一看，但见一幅墨梅活脱脱就像是真的，旁边题着“数点梅花天地心”七个字，不禁脱口叫道“好梅！”回头看那姑娘，只见她出了城楼，听到喝彩声也正慢了脚步回头看他，两人目光一相遇，那姑娘脸上一红快步走了开去。

李牧问道：“这位铁心先生是谁？好像没听说过。”

李芳答道：“我只知道他住在前面东白山脚的梅家坞，名气好像不大，有人说他的梅花画得不错，前段时间我们叫人去要了一幅，不想今天送来。”

李牧心想这个余铁心倒是大隐之人，以后不可不访。

陈薇薇接了一个电话，对李芳说：“总裁刚接待完客人，还有一点时间，想见见李主任和周所长。”

周大江忙说：“陈总召见那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快走吧。”

下了城楼便有电瓶车来接众人过去。原来“陈氏集团”备有多路电瓶车，就像公交车一样，在厂内免费供人乘坐。

“陈氏集团”管理层办公区酷似公园，花草锦簇，草坪中间的一幢二层小洋楼便是总裁办公区。“陈氏集团”总裁陈天国从皮椅上起身与李牧握手，坐下说：“欢迎李主任来指导工作，只是地区来了几位领导，中午不能陪李主任吃饭了，还请见谅。”

李牧听他说得客气，忙说：“陈总，指导工作我可不敢当，我是来学习的，我们司马局长对贵厂的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经验很重视，这不，我刚调到办公室就叫我学习来了。”

陈天国点头说道：“李主任在休息天下基层，精神可嘉，李芳你们要安排好。关于我们的外来民工管理工作，我的指导思想是要切实的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好三篇文章：1. 教育，通过职工学校教育民工遵纪守法，让他们学文化，学一技之长。2. 服务，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和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工作，我们开办职工服务公司就是解决这个问题。3. 管理，光靠教育和服务也不行，还得管，要贯彻落实‘枫桥经验’，依靠职工的力量来管理职工，同时依靠保安、公安，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具体的等会儿由李芳她们向你介绍。上面领导对‘陈氏’很关照，要推一推我们的经验，我们觉得做得还很不够，这

就要借助你李主任的力量了，给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工作要做，我们尽量完善，以后李主任大笔一挥，锦绣文章就出来喽。”

李牧听他一气呵成说了这一大篇，想这位总裁倒像是政府官员作报告，动不动来个一二三，真是有趣得很，心里又暗暗发笑，嘴上却赶紧说：“不敢不敢，我是大老粗一个，这几年在派出所工作，习惯了冲冲杀杀，动起笔来就生疏了。”这倒也不是故作谦虚，他最头痛写八股文。

陈天国哈哈笑着说：“李主任这么说就是太谦虚了，我拜读过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再说，办公室主任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公安局二千多号人马，人才济济，要是手下没真功夫，司马安能让你当这个总管？就像我们集团办公室，小陈主任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不错。”

陈薇薇听了脸上一红，陈飞燕在一旁接口说：“爸，李主任是能文能武，文武全才。”

李牧心里“格登”一下，心想这话要是传出去等于为自己立了一棵招风树，自己的麻烦就多了，于是赶紧制止。

陈天国又点头说：“前程远大啊！以后你跟李主任多学着点，别老是没长进。”

李牧听了觉得蹊跷，陈飞燕并不是他手下的民警，她怎么跟他多学着点？

陈天国忽然不经意的问道：“听说李主任和吴文光是好朋友？他想到人民大会堂办个人书画展？”没等李牧说什么，又感叹说：“这是个大才子啊，什么时候有机会，我们希望能帮帮他，为文化事业作点贡献。”

吴文光名声在外，陈天国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不足为奇，可是，陈天国为什么要帮助他？对多数人而言，到人民大会堂办个人书画展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他又为什么要对李牧说？

江南警官

李牧想起孙志均的话来。这个公司确实不简单，让人难以琢磨。

午饭很丰盛，李牧第一次吃了鱼翅、干鲍，感觉也不怎么样，还是山沟沟里的小鱼好吃。一起就餐的就李芳、陈飞燕、陈薇薇、周大江和“陈司令”。“陈司令”好像有什么心事，话不多，一脸的冷峻，标准的保安脸。

酒过三巡，周大江向李牧敬酒说：“祝贺你回到办公室。”

李牧去当派出所所长前是办公室副主任，深知办公室工作的辛苦，这次调回办公室心里并不是太乐意，当下借着酒兴问道：“回办公室也值得祝贺？”

周大江说：“那当然，办公室是好地方，领导身边的人嘛，年轻人干上一二年就派下去当领导。”

李牧说：“这是理想主义，你没听过伴君如伴虎吗？这且不说，在许多人眼里，办公室民警都是另类警察。”

周大江问道：“什么另类警察？警察败类？”

李牧说：“非主类就是败类？你的逻辑有问题。那是相对刑侦、治安这些直接执法的警种而言的，有人说办公室民警就像绍兴师爷，呕心沥血而鲜为人知，功劳都是县太爷的，出了错挨板子却逃不了，有的甚至说办公室的人就是太监，专门侍候领导的，你说算不算另类？”

周大江在学校时就喜欢和李牧诡辩，当下抓到话题揶揄他说：“败类也是另类，所以，警察败类是另类警察。你是另类警察，所以，你是警察败类。”

李牧说：“中项不周延，结论不成立。”

周大江哈哈大笑，说道：“你这个书呆子，还记得中项周延不周延！”

若是以前，李牧肯定会反唇相讥，这些年阅历多了，不再在意这些话，而且，他的书生气本来就重，所以也就不以为忤。

周大江转了话题，问道：“阿癲，双聘第一阶段结束了，科所队长各就各位，接下来就是聘民警了，听说你们那儿有几个位置要交流？”

今年公安局推出一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干部聘任、民警聘用”，简称“双聘”，领导和民警之间双向选择，由公安局党委聘任科长、所长、队长等中层干部，科所队长聘用本单位的民警，而民警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竞争上岗，落聘的离岗培训，培训完了分配去农村派出所试用一年，期满后不能通过考核的就要被辞退。按说这是一项很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能够提高中层干部和民警的工作积极性、责任心，具体操作时却变了味，特别是到了民警聘用阶段，一些清苦岗位的民警纷纷要求跳槽，拉关系、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在双向选择的幌子下成了堂而皇之的做法，同时，一些年老体弱、能力较弱的人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落聘，人事问题变得空前的敏感。

这么敏感的问题怎么能在这种场合说呢？李牧刚想数落周大江，却又想起自己是办公室主任，言行举止时刻都要注意，便不动声色地说道：“我到办公室没几天，民警的工作情况不了解，也没和几个副主任商量过。”

周大江追问说：“办公室这班人马除了杨矮子都是你的老同事、老部下，工作情况你都清楚，人员交流问题你早有主意了吧？”

李牧只好说：“还没决定。”

陈薇薇接过话头对陈飞燕说：“大小姐，你在派出所也有几年了，是不是到李主任手下锻炼锻炼？”

李牧心里一动，看了看陈飞燕，转头对周大江说：“周胖子，

江南警官

既然你这么看好办公室，那咱俩换换位置怎么样？告诉你，别以为为办公室的人不办案，整天呆在办公室里好像很悠闲，这差使苦着呢，那个苦，就像吃了黄连还不准叫苦，甚至伸伸舌头也不行，你说那是什么滋味？我以前熬了四五年，没想到现在又吃上二遍苦了。”

陈飞燕听了说：“李主任你别吓人，我……”

陈薇薇打断她的话说：“大小姐你想竞聘去办公室吗？那今天就向李主任报个名吧，来，敬李主任一杯。”

陈飞燕端起啤酒说：“李主任，我敬你，要是办公室聘人的话，请给我一个机会。”

周大江为李牧满上酒，指着他说：“李牧，这酒你可得喝！你把办公室说得跟火坑似的，那大小姐就是偏往火坑跳，对这样的英雄壮举你怎么说也得鼓励鼓励。”

李牧开始明白陈家今天为什么对自己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么热情了。在公安局，很少有民警真正愿意到办公室工作，除非把办公室当做跳板，在领导身边呆一阵就提拔，凭直觉，陈家与司马安局长关系非同一般，很可能陈飞燕是要来办公室转一下了。这次双聘，党委明确规定民警的聘用完全由中层领导决定，局领导不干预，司马安自然不便给李牧打招呼，陈家只好设法向他疏通了。李牧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他听说过陈飞燕的一些情况，印象当中她就是一个开着宝马跑车、出入于高档娱乐场所的富家大小姐，这样的人来办公室，会不会给他添乱影响工作？

李牧和陈飞燕碰了杯，装作不胜酒力的样子作了一次深呼吸，笑骂道：“周大江你个死胖子，你想把我害死啊？等会儿我开不了车了。”

李芳微笑着说：“别急着走呀，完了到宾馆休息一会儿再走不迟。薇薇，资料准备好了吗？等会儿让李主任带回去研究。”